

死 水

闻 一 多



720396
99
8

死 水

闻 一 多

025210



文学出版社
一九八〇年·北京

A720396

死 水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印刷三厂印刷

字数2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 $\frac{3}{4}$ 插页3

1980年3月北京第1版 1980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15,000

书号10019·2905

定价0.19元



回国初期的闻一多

死水

這是一溝死水的死水
清風吹不起半點漪漣，
不如另圖^些苟且的快活，
或性慾你的脂米錢袋。

也許銅的要變成翡翠，

鐵罐上鑽出幾瓣桃花，

再讓油膩鑽一層羅網，

微菌給他鑽出些雲霞。

這死水特製一溝綠酒，

漂滿了珍珠似的白沫，

你笑面聲聲變成大珠，

又被偷酒的花奴敲破。

《死水》手迹

出版说明

本书初版于1928年1月,由新月书店印行。此次出版,只在个别字句上,参照我社出版之《闻一多诗文选集》、开明书店出版之《闻一多全集》,略有校正。封面设计均照原样。《奇迹》一诗,是作者于编成此集出版后,于1931年1月20日《诗刊》创刊号上发表的,故特附录于后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1979年7月

目 录

口供.....	1
收回.....	2
“你指着太阳起誓”.....	3
什么梦?.....	4
大鼓师.....	5
狼狈.....	8
你莫怨我.....	9
你看.....	11
也许.....	13
忘掉她.....	15
泪雨.....	17
末日.....	18
死水.....	19
春光.....	21
黄昏.....	22
我要回来.....	23
夜歌.....	25
心跳.....	26

一个观念	28
发现	29
祈祷	30
一句话	32
荒村	33
罪过	36
天安门	38
飞毛腿	40
洗衣歌	41
闻一多先生的书桌	44
附录	
奇迹	49

口 供

我不骗你，我不是什么诗人，
纵然我爱的是白石的坚贞，
青松和大海，鸦背驮着夕阳，
黄昏里织满了蝙蝠的翅膀。
你知道我爱英雄，还爱高山，
我爱一幅国旗在风中招展，
自从鹅黄到古铜色的菊花。
记着我的粮食是一壶苦茶！

可是还有一个我，你怕不怕？——
苍蝇似的思想，垃圾桶里爬。

收 回

那一天只要命运肯放我们走！
不要怕；虽然得走过一个黑洞，
你大胆的走：让我掇着你的手，
也不用问那里来的一阵阴风。

只记住了我今天的话，留心那
一掬温存，几朵吻，留心那几炷笑，
都给拾起来，没有差；——记住我的话，
拾起来，还有珊瑚色的一串心跳。

可怜今天苦了你——心渴望着心——
那时候该让你拾，拾一个痛快，
拾起我们今天损失了的黄金。
那斑烂的残瓣，都是我们的爱，
拾起来，戴上。

你戴着爱的圆光，
我们再走，管他是地狱，是天堂！

“你指着太阳起誓”

你指着太阳起誓，叫天边的鳬雁
说你的忠贞。好了，我完全相信你，
甚至热情开出泪花，我也不诧异。
只是你要说什么海枯，什么石烂……
那便笑得死我。这一口气的工夫
还不够我陶醉的？还说什么“永久”？
爱，你知道我只有一口气的贪图，
快来箍紧我的心，快！啊，你走，你走……

我早算就了你那一手——也不是变卦——
“永久”早许给了别人，秕糠是我的份，
别人得的才是你的菁华——不坏的千春。
你不信？假如一天死神拿出你的花押，
你走不走？去去！去恋着他的怀抱，
跟他去讲那海枯石烂不变的贞操！

什 么 梦？

一排雁字仓皇的渡过天河，
寒雁的哀呼从她心里穿过，
“人啊，人啊”她叹道，
“你在那里，在那里叫着？”

黄昏拥着恐怖，直向她进逼，
一团剧痛沉淀在她的心里，
“天啊，天啊”她叫道，
“这到底，到底是什么意义？”

道是那样长，行程又在夜里，
她站在生死的门限上犹夷，
“烦闷，烦闷”她想道，
“我将永远，永远结束了你！”

决断写在她脸上，——决断的从容，……
忽然摇篮里哇的一阵警钟，
“儿啊，儿啊”她哭了，
“我做的是什么是梦？”

大 鼓 师

我挂上一面豹皮的大鼓，
我敲着它游遍了一个世界，
我唱过了形形色色的歌儿，
我也听饱了喝不完的彩。

一角斜阳倒挂在檐下，
我趿着芒鞋，踏入了家村。
“咱们自己的那只歌儿呢？”
她赶上前来，一阵的高兴。

我会唱英雄，我会唱豪杰，
那倩女情郎的歌，我也唱，
若要问到咱们自己的歌，
天知道，我真说不出的心慌！

我却吞下了悲哀，叫她一声，
“快拿我的三弦来，快呀快！”
这只破鼓也忒嫌闹了，我要

那弦子弹出我的歌儿来。”

我先弹着一群白鸽在霜林里，
珊瑚爪儿踩着黄叶一堆；
然后你听那秋虫在石缝里叫，
忽然又变了冷雨洒着柴扉。

洒不尽的雨，流不完的泪，……

我叫声“娘子”！把弦子丢了，
“今天我们拿什么作歌来唱？
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！”

“怎么？怎么你也抬不起头来？”

啊！这怎么办，怎么办！……
来！你来！我兜出来的悲哀，
得让我自己来吻它干。

“只让我这样呆望着你，娘子，

象窗外的寒蕉望着月亮，
让我只在静默中赞美你，
可是总想不出什么歌来唱。

“纵然是刀斧削出的连理枝，

你瞧，这姿势一点也没有扭。
我可怜的人，你莫疑我，
我原也不怪那挥刀的手。

“你不要多心，我也不要问，
山泉到了井底，还往那里流？
我知道你永远起不了波澜，
我要你永远给我润着歌喉。

“假如最末的希望否认了孤舟，
假如你拒绝了我，我的船坞！
我战着风涛，日暮归来，
谁是我的家，谁是我的归宿？

“但是，娘子啊！在你的尊前，
许我大鼓三弦都不要用；
我们委实没有歌好唱，我们
既不是儿女，又不是英雄！”

狼 狈

假如流水上一抹斜阳
悠悠的来了，悠悠的去了；
假如那时不是我不留你，
那颗心不由我作主了。

假如又是灰色的黄昏
藏满了蝙蝠的翅膀；
假如那时不是我不念你，
那时的心什么也不能想。

假如落叶象败阵纷逃，
暗影在我这窗前睥睨；
假如这颗心不是我的了，
女人，教它如何想你？

假如秋夜也这般的寂寥……
嘿！这是谁在我耳边讲话？
这分明不是你的声音，女人；
假如她偏偏要我降她。

你 莫 怨 我

你莫怨我！

这原来不算什么，
人生是萍水相逢，
让他萍水样错过。

你莫怨我！

你莫问我！

泪珠在眼边等着，
只须你说一句话，
一句话便会碰落，
你莫问我！

你莫惹我！

不要想灰上点火，
我的心早累倒了，
最好是让它睡着，
你莫惹我！